白雨齋詞話

白雨齋詞話卷第三

丹徒陳廷焯亦峯著

金代詞人自以吳彥高爲冠能於感慨中饒伊鬱不獨組織之工也同時尙吳蔡體然伯堅非彥高匹

陶九成云近世所謂大曲蘇小小蝶戀花蘇東坡念奴嬌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辛稼軒摸魚子吳彥高春草碧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朱淑眞生查子鄧千江望海潮按其中惟稼軒摸魚子一篇爲古今傑作叔原鷓鴣天爲豔體中

極致・餘亦泛泛・不知當時何以並重如此・余獨愛彥高人月圓宴張侍御家有感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恍○然○在○遇○天○姿○勝○雪○宮○鬢○堆○雅○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感激豪宕・不落小家數・洪景盧云・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作詞記之・聞者揮涕・中州樂府云彥高賦此時宇文叔通亦賦念奴嬌先成而頗近鄙俚及見彥高作茫然自失是後人有求作樂府者叔通卽批云吳郎近以樂府名天下可往求之

金詞於彥高外不得不推遺山。遺山詞刻意爭奇求勝。亦有可觀。然縱橫超逸。既不能爲蘇辛騷雅清虛。復不能爲姜史。於此道可稱別調。非正聲也。元代尙曲。曲愈工而詞愈晦。周秦姜史之風不可復見矣。

元詞日就衰靡。愈趨愈下。張仲舉規橅南宋。爲一代正聲。高者在草窗西麓之間。而眞氣稍遜。仲舉詞樹骨甚高。寓意亦遠。元詞之不亡者。賴有仲舉耳。然欲求一篇如梅溪碧山之沈厚。則不可得矣。

仲舉綺羅香（雨中舟次洹上）云。水闊雲窗。總是慣曾經處。會信有客裏關河。又怎禁夜深風雨。此則刻意爲白石。沖味微減。姿態卻饒。又水龍吟（蓼花）云。瘦葦黃邊。疎蘋白外。滿汀煙穟。黃邊白外四字亦新奇。又云。船窗雨後。數枝低入。香零粉碎。不見當年。秦淮花月。竹西歌吹。係以感慨。意境便厚。船窗數語。亦是畫所不到。但看來已是元詞。去宋人已遠。

虞道園詞筆頗健。似出仲舉之右。然所作寥寥。規模未定。不能接武南宋諸家。惟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二語。卻有自然風韻。

倪元鎭人月圓云。傷心莫問前朝事。重上越王臺。鷓鴣啼處。東風草綠。殘照花開。悵然孤嘯。青山故國。喬木蒼苔。當時明月。依依素影。何處飛來。風流悲壯。南宋諸鉅手爲之。亦無以過。詞豈以時代限耶。

詞至於明。而詞亡矣。伯溫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輩。句琢字鍊。枝枝葉葉爲之。益難語於大雅。自馬浩瀾施閬仙輩出。淫詞穢語。無足置喙。明末陳人中能以穠豔之筆。傳凄婉之神。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視國初諸老。已難同日而語。更何論唐宋

哉。

伯溫臨江仙云。鏡中綠髮漸無多。淚如霜後葉。撼下庭柯。以開國元勳而作此衰颯語。蓋已兆胡維庸之禍矣。

高季迪沁園春雁云。隴塞間關。江湖冷落。莫戀遺粱。猶在田。須高舉。教弋人空慕。雲海茫然。託意高遠。先生能言之。而終自不免。何耶。

用修小令。合者有五代人遺意。而時雜曲語。令讀者短氣。

陳臥子山花子云。楊柳淒迷曉霧中。杏花零落五

更鐘寂寂景陽宮外月照殘紅蝶化綵衣金縷盡蟲銜畫粉玉樓空惟有無情雙燕子舞東風淒麗近南唐二主詞意亦哀以思矣又江城子後半闋云楚宮吳苑草萋萋戀芳叢繞游蜂料得來年相見畫屏中人自傷心花自笑憑燕子駡東風亦綿邈悽惻

葉小鸞詞筆哀豔不減朱淑真求諸明代作者尤不易覯也

有明三百年中習倚聲者不乏其人然以沈鬱頓挫四字繩之竟無一篇滿人意者真不可解

國初諸老。同時傑出。幾欲上掩兩宋。然才力有餘。沈厚不足。蓋一代各有專長。宋詞已成絕技。後世不能相加也。

國初多宗北宋。竹垞獨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風氣一變。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廢。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固是高絕。北宋如東坡少游方回美成諸公。亦豈易及耶。況周秦兩家實爲南宋導其先路。數典忘祖。其謂之何。

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後之爲詞者。不得不

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後來無能爲繼。而天地之奥發洩旣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

吳梅村詞。雖非專長。然其高處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則徒爲難得今宵是乍涼等語。乃又一馬浩瀾耳。

梅村如夢令云。誤信鵲聲枝上。幾度樓頭西望。薄倖不歸來。愁殺石城風浪。無恙無恙。牢記別時模樣。低囘婉轉中有怨情。不當作綺語讀。次章云。小閣焚香獨坐。撼撼紙窗風破。女伴有誰來。管領春

愁。一箇無那無那。斜歷翠衾還臥。此中亦見怨情。當與上章參看。

東坡詞。豪宕感激。忠厚纏綿。後人學之。徒形粗魯。故東坡詞。不能學。亦不必學。惟梅村高者有與老坡神似處。可作此翁後勁。如滿江紅諸闋。頗爲暗合。松栝凌寒滿目山川沽酒南徐三篇。尤見筆意。賀新郎閒情之作。如臨江仙逢舊結句云。姑蘇城外月黃昏。綠窗人去住。紅粉淚縱橫。哀豔而超脫。直是坡仙化境。迦陵學蘇辛。畢竟不似。

賀新郎病中有感一篇。梅村絕筆也。悲感萬端。自怨自

艾千載下・讀其詞・思其人・悲其遇・固與牧齋不同・亦與芝麓輩有別・

梁棠邨詞尚穠豔・語必和平・自是福澤人聲口・然論詞未爲高妙・

漁洋小令・能以風韻勝・仍是做七絕慣技耳・然自是大雅・但少沈鬱頓挫之致・昔人謂漁洋詞爲詩掩・抑又過矣・

漁洋詞・含蓄有味・但不能沈厚・蓋含蓄之意境淺・沈厚之根柢深也・彼力量薄者・每以含蓄爲深厚・遂自謂效法北宋・亦吾所不取・

漁洋偷聲木蘭花春情寄白下敬人後半闋云。方山亭下江南路畫槳夌波從此去十四樓空萬葉千花淚眼中。淒麗而古雅。惜不多覯。又鳳凰臺上憶吹簫和漱玉詞云。鏡影圓冰釵痕卻月日光又上樓頭正羅幃夢覺紅䙡細鉤睡眼初瞤未起夢裏事尋憶難休人不見便須含淚強對殘秋悠悠斷鴻南去便瀟湘千里好為儂留又斜陽聲遠過盡西樓顛倒相思難寫空望斷南浦雙眸傷心處青山紅樹萬點新愁。思深意苦。幾欲駕易安上之。衍坡集中亦僅見此篇。

曹升六珂雪詞。在　國初諸老中。最為大雅。才力不逮朱陳。而取徑較正。　國朝不乏詞家。四庫獨收珂雪。良有以也。

升六詞。余最愛其埽花遊春雪一篇。如云。一夜梅花暗落。西窗似雨。飄搖去。試問逐風歸到何處。又云。擁斷關山。知有離人獨苦。漫凝竚。聽寒城數聲譙鼓。綿雅幽細。斟酌於美成梅溪碧山公謹而出之者。

容若飲水詞。在　國初亦推作手。較東白堂詞。佟世南撰似更閒雅。然意境不深厚。措詞亦淺顯。余所賞

者。惟臨江仙（寒柳）第一闋。及天仙子（渌水亭秋夜）酒泉子（謝却荼蘼）一篇三篇耳。餘俱平衍。又菩薩蠻云。楊柳乍如絲。故園春盡時。亦悽惋。亦閒麗。頗似飛卿語。惜通篇不稱。又太常引云。夢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夢醒。亦頗凄警。然意境已落第二乘。

錢湘瑟工爲豔詞。造語尤妙。如憶少年云。小屏殘燭。小窗殘雨。小樓殘夢。鉄衣已煙散。只蘅蕪香重。雅麗語能入幽境。意味便永。然亦僅在皮毛上求深厚。非吾所謂深厚也。

丁飛濤亦工爲豔詞。較周冰持爲和雅。然亦只是

做得面子好・不足爲詞壇重也・
毛會侯浣雪詞・刻翠裁紅・務求新穎・丁飛濤之流亞也・總不免染花間草堂陋習

彭羨門詞・意境較厚・但不甚沈著・仍是力量未足・

羨門詞・長調小令・均有可觀・而小令爲勝・憶王孫寒食蘇幕遮輿江寄家信等篇・頗得北宋人遺韻・

吳薗次詞・調和音雅・情態亦濃・詞中小品也・竹垞謂其似陳西麓・亦漫爲許與之論・

薗次小令・亦不能脫草堂窠臼・長調間作壯浪語・如滿江紅醉吟云・髀肉晚銷燕市馬鄉心秋冷揚州

鶴。又云。海上文章蘇玉局。人間游戲東方朔。蘭亥與迦陵結異姓昆季。似此亦頗類迦陵也。

西堂詞曲擅名一時。然皆不見佳。力量既薄。意境亦淺。專恃一二聰明語。以爲新奇。獨得之秘。不值有識者一笑。

西堂小令最不佳。除浣溪沙清明悼亡兩闋。及菩薩蠻病中有感第二闋外。合者寥寥。長調稍可。壯語工於綺語也。

西堂菩薩蠻丁巳九月病中有感八章。源出溫韋。身世興衰之感。略見於此。而詞意不免淺顯。如負負欲何言

饑來難叩門又濃笑寫官銜排行無二三又歎息返柴廬當門立吏背又白髮影婆娑秋風鬼病多又何物返魂丹空囊無一錢又何處度餘年除非離恨天等句全失忠厚之旨若暗含情事而出以幽窈之思渾雅之筆便是飛卿復作余惟愛其次章云六宮鬧掃芙蓉鏡君王偶愛飛蓬鬢殿腳惜空同昭陽天幾重江南春雨晚紅豆新歌滿流落杜秋娘琵琶憶上皇讀之令人淚下王漁洋題展成新樂府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又云猿臂丁

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其年壽悔庵六十詞云。曾經天語憐才。如今老卻萎雲手。又云。長樂。笙。簫。連。昌。花。竹。可堪回。首。皆當與此篇參看。吳薗次太守跋其後云。阮生失路。澆淚無端。屈子問天。寄愁何處。水以不平而激。木因有鬱而奇。情有所之。理固然矣。吾友悔庵。文高於命。宦薄於名。豔曲三章。欲醉沈香之酒。奇才兩字。不分歸院之燈。孤竹崖前。空隨射虎。百花洲上。徒共眠鷗。劉公幹高臥清漳。王仲宣哀吟荆楚。爰以沈鬱之意。寫爲穠麗之音。此病中

八首。所由作也。夫生而識字。即種愁根。長解言文。原非善氣。惺惺自合。人奴咄咄。何堪令僕。吾儕若此。復何怪耶。子善吹簫。請命小紅而按曲。我為拔劍。聊浮大白以倚聲。可謂深得悔庵心者。

西堂亦好為豔詞。多聰明纖巧語。殊乖大雅。不敢罵檀郎。喃喃咒杜康。笑擲竹夫人。無端一面瞋之類。皆足令人噴飯。

西堂好作聰明語。害人最深。小有才者。一索而得。終身陷入苦海矣。

顧華峰詞。全以情勝。是高人一著處。至其用筆。亦

甚圓朗。然不悟沈鬱之妙。終非上乘。

華峰賀新郎寄吳漢槎甯古塔以詞代書兩闋。只如家常說話。而痛快淋漓。宛轉反覆。兩人心迹。一一如見。雖非正聲。亦千秋絕調也。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生平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料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次章云。我亦飄零

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夙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二詞純以性情結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寧告戒。無一字不從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

西河經術湛深。而作詩卻能謹守唐賢繩墨。詞亦在五代宋初之間。但造境未深。運思多巧。境不深

何可思多巧則有傷大雅矣
西河相見歡云愁思遠拋金翦唾殘絨羞殺鴛鴦
銜去一絲紅風蝶令草闕云藏得宜男臨賽又躊躇
此類極有思致雖未至於流蕩總不免纖小
葉元禮詞直是女兒聲口如生小畫眉分細繭近
來綰髻學靈蛇粧成不耐合歡花又蝶粉蜂黃拚
付與淺顰深笑總難知教人何處懺情癡又羅裙
消息落花知又清波一樣淚痕深又此生有分是
相思等句纖小柔媚皆無一毫丈夫氣宜其夭亡
也

徐電發詞。當時盛負重名。至於流傳海外。可謂榮矣。其規模北宋。卻有似處。惟氣格不高。祇堪作晏歐流亞。至周秦深處。尚未夢見

電發鳳棲梧春暮。云。綠遍天涯無半縫。憐伊歲歲和愁種。語絕淒麗。然視君復聖俞兩詞。已下一格。去歐公少年游一篇。何可以道里計。

樊榭論詞云。獨有藕漁工小令。不教賀老占江南。余觀蓀友詞。色澤有餘。措詞亦閒雅。雖不能接武方回。固出電發之右。

嚴蓀友雙調望江南云。歌婉轉。風日渡江多柳帶。

結煙留淺黛桃花如夢送橫波一覺嬾雲窩曾幾日輕扇掩纖羅白髮黃金雙計拙綠陰青子一春過歸去意如何情詞雙絕似此眞有賀老意趣

竹垞詞疎中有密獨出冠時微少沈厚之意其自題詞集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夫秦七黃九豈可並稱師玉田不師秦七所以不能深厚

不知秦七亦何能知玉田彼所知者玉田之表耳師玉田而不師其沈鬱是買櫝還珠也

昔人謂夢窗之密玉田之疎必兼之乃工就形骸

而論竹垞似能兼之矣然余則云夢窗疎處高過玉田而密處不及與古人之言正相反書之以俟識者

竹垞長亭怨慢雁云結多少悲秋儔旅特地年年北風吹度紫塞門孤金河月冷恨誰訴迴江枉渚也只戀江南住感慨身世以淒切之情發哀婉之調既悲涼又忠厚是竹垞直逼玉田之作集中亦不多見

漁洋秋柳詩云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同此哀感一時和作所以遠不遜者不在詞語之不工在所感之不同耳後人更欲妄爲訾議亦彷彿思甚矣○新城秋柳四章純是滄桑之感　國朝定鼎燕京新城已十歲矣相逢南雁實有所指也

竹垞江湖載酒集灑落有致。茶煙閣體物集組織甚工。蕃錦集運用成語。別具匠心。然皆無甚大過人處。惟靜志居琴趣一卷。盡掃陳言。獨出機杼。豔詞有此。匪獨晏歐所不能。卽李後主牛松卿亦未嘗夢見。眞古今絕構也。惜託體未爲大雅。吾於竹垞獨取其豔體。蓋論詞於兩宋之後。不容過刻。節取可也。

竹垞靜志居琴趣一卷。生香眞色。得未曾有。前後次序。略可意會。不必穿鑿求之。

竹垞摸魚子云。粉牆青蚪檐百尺。一條天色催暮。

洛妃偶值無人見。相送襪塵微步。欵且住。攜玉手。潛行。莫惹冰苔仆。芳心暗訴。認香霧鬟邊。好風衣上。分付斷魂語。雙棲燕。歲歲花時飛度。阿誰花底催去。十年鏡裏樊川。雪空鬢茶煙千縷。離夢苦。渾不省。鎖香金篋歸何處。小池枯樹。算只有當時一丸。冷月猶照夜深路。情詞俱臻絕頂。擺脫綺羅香澤之態。獨饒仙骨。自非仙才不能。

董文友蘇幕遮諸篇。皆能曲折傳神。撲入深處。詞中之妖也。學詞者一入其門。念頭差錯。終身不可語於大雅矣。同時如梅村阮亭迦陵薗次蛟門程

村西堂西銘荔裳顧庵輩多心折蓉渡詞。每首下各綴以評語。亦不可解。

周冰持亦好作綺語。不過花影之流亞耳。尚不足爲妖也。

彭駿孫見沈去矜董文友詞。謂泥犂中皆若人。故無俗物。去矜亦花影之餘。冰持之匹。不及文友之工。

國初詞家。斷以迦陵爲巨擘。後人每好揚朱而抑陳。以爲竹垞獨得南宋眞脈。嗚呼。彼豈眞知有南宋哉。庸耳俗目。不值一笑也。

迦陵詞氣魄絕大。骨力絕遒。填詞之富。古今無兩。只是一發無餘。不及稼軒之渾厚沈鬱。然在國初諸老中不得不推為大手筆。

迦陵詞沈雄俊爽。論其氣魄。古今無敵手。若能加以渾厚沈鬱。便可突過蘇辛。獨步千古。惜哉。

蹈揚湖海。一發無餘。是其年短處。然其長處亦在此。蓋偏至之詣。至於絕後空前。亦令人望而卻步。其年亦人傑矣哉。

迦陵詞不患不能沈。患在不能鬱。不鬱則不深。不深則不厚。發揚蹈厲。而無餘蘊。究屬粗才。

迦陵詞惟江南春和倪雲林原韻一章最爲和厚全集三十卷僅見此篇詞云風光三月連櫻筍美人躊躇白日靜小屏空翠颭東風不見其餘見彩影無端料峭春閨冷忽憶靑驄別鄉井長將妾淚點紅巾願作征夫車畔塵人歸遲春去急雨絲滿院流光溼錦書道遠嗟奚及坐守吳山一春碧何日功成還馬邑雙倚琵琶花樹立夕陽飛絮化爲萍攬之不得徒營營怨深思厚深得風人之旨

其年詞極壯浪所少者沈鬱余最愛其月華淸後半闋云如今光景難尋似晴絲偏脆水煙終化碧

淚朱欄愁殺。隔江如畫。將半帙南國香詞做一夕西窗閑話。吟寫被淚痕占滿銀箋。桃帕淋漓飛舞中。仍不失爲雅正。於宋人中逼近美成。其年諸短調。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是何神勇。如點絳脣云。悲風吼臨洺驛口黃葉中原走。醉太平云。估船運租江樓醉呼西風流落丹徒想劉家寄奴好事近云。別來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猶昨話到英雄。失路忽涼風索索。清平樂云。不見長洲苑裏年年落盡宮槐。平敘中峰巒忽起。力量最雄。板橋心餘輩。極力騰踔。終不能望其項背。

其年西江月云。神仙將相詎難爲。萬事取之以氣。偏論亦是快論。至論大言炎炎。我爲起舞。

其年醉落魄詠鷹云。寒山幾堵。風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無今古。醉袒貂裘。略記尋呼處。男兒身手和誰賭。老來猛氣還軒舉。人間多少閒狐兎。月黑沙黃。此際偏思汝。聲色俱厲。較杜陵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之句。更爲激烈。

其年夜遊宮秋懷四章。字字精悍。如云。短狐悲。瘦猿愁。啼破冢。又無數。蟲吟古磚縫。料今宵。靠屏風。無好夢。又秋氣橫排萬馬。盡屯在長城牆下。每到三

更素商瀉濕龍樓暈鴛機迷爵瓦又箭與饑鴟競快側秋腦角鷹愁態。又一派明雲薦爽秋不住碧空中響正如干將出匣寒光逼人。

其年感皇恩晚涼雜憶六章。皆追憶舊遊之作。不言感慨而感慨亦見。首章結句云。三年渾一夢揚州路。四章結句云。燕丹門下客皆安在。收束處一則大雅。一則沈雄。

其年滿江紅諸闋。縱筆所之。無不雄健。如云。爲陳九之子嗣題生子何須李亞子少年當學王曇首對君家兩世濕青衫吾衰醜又謁程崑崙上冀地爲天下脊使

君。文。在。先。秦。上。又生何端明先延上被。酒。我。思。張。子。布。臨
江。不。見。甘。興。霸。只春潮濺雪。白人。頭。堪悲。咤。竹垞亦有
乞食肯從張子布舉杯但屬甘興霸之句。氣概。稍遜。精警。則一。又過鄴道上呂仙祠示曼殊
枕裏。功名。雞鹿。塞刀頭。富貴。麒麟。塚。下。云。萬。事。關
河人。欲。老。一生花。月。情。偏。重。算兩。人。今。日。到。邯。鄲。
甯非。夢。又和韻萬里。秋。從。西。極。到。千年。淚。向。南。樓。灑。
又贈蘭次開。口會能求。相。印吾生詎向溝中死。終。不。
然。臍。畚。韭。山。陰。尋。吾。子。又自封邱北岸渡河至汴梁。一。派。灰。飛。
官。渡。火。五更。霜。灑。中。原。血。又閱。盡。江。山。眞。欲。舞。算
來。人。物。誰。堪。罵。東南耕下云。一朵。菊。花。人。伏。枕。半庭。

荳葉秋除架又送葉桐初還東阿風吼軍都山忽紫雨收督亢天全綠下云建業雲山通地肺姑蘇煙水連天目此類皆極蒼涼亦極雄麗眞才人之筆迦陵汴京懷古十首措語極健可作史傳讀板橋金陵十二闋高者可稱後勁心餘則去此遠矣汴京諸作論筆勢之森竦自推官渡一篇而樊樓一章最見作意後四語云風月不須愁變換江山到處堪歌舞恰西湖甲第又連天申王府悲憤之詞偏出以熱鬧之筆反言以譏之也其年秋日經信陵君祠一闋後半云今古事堪悲

詫身世恨從羣慧倘君而尚在定憐余也我詎不如毛薛輩君甯甘與原嘗亞歎侯嬴老淚苦無多如鉛瀉慨當以慷不嫌自負如此弔古可謂神交冥漠

其年水調歌頭諸闋英姿颯爽行氣如虹不及稼軒之神化而老辣處時復過之眞稼軒後勁也

其年念奴嬌（游京口竹林寺）云長江之上看枝峰蔓壑盡饒霸氣獅子寄奴生長處一片雄山莽水怪石崩雲亂岡淋雨下有黿鼉睚層層都掀飛而食肉之勢英思壯采何其橫霸如此

其年沁園春諸詞亦甚雄偉登尉繚臺一闋尤為感慨沉至

其年沁園春最佳者如題徐渭文鍾山梅花圖後半云如今潮打孤城只商女船頭月自明歎一夜啼烏落花有恨五陵石馬流水無聲尋去疑無看來似夢一幅生綃淚寫成攜此卷伴水天閒話江海餘生情詞兼勝骨韻都高幾合蘇辛周姜為一手

其年賀新郎調塡至一百三十餘首之多每章俱於蒼莽中見骨力精悍之色不可逼視第四韻尤

能振拔如北固外晴江夜走其上有秦時明月簾
以外秋星作作皆是突接精神更覺百倍
賀新郎如（席上呈芝麓先生）話到英雄方失志老鶻飛來
傑傑又一半疏星明滅歸去焚書應學劍愛風毛
雨遍千山雪盆智糉覓何盆筆勢亦如怒猊俊鶻
賀新郎有洞穿七札筆力橫絕者如憶得危蜓騰
健鶻咽秋燈夜半歌山鬼風乍刮鬢成蝟又此意
儘佳那易遂學龍吟屈繇脉頭鐵風正吼燭花裂
又醉倚江樓成一笑總輸他稏角東村子牛背上
笛聲起又粗飯濁醪吾事畢傍東籬且了黃花債

今古恨漫興慨又博望野花紅染血訴行藏風裏休悲咤恐又震昆陽瓦又繡嶺宮前花似血正秦。川公子迷歸路重酌酒盡君語此類皆得未曾有。眞足驚心動魄。

其年贈何生鐵（鐵小字阿黑鎮江人流寓泰州精詩畫工篆刻）賀新郎一篇。飛揚跋扈。不可羈縛詞云鐵汝前來者曷不學雀刀龍笛騰空而化底事六州都鑄錯辜負陰陽爐冶氣上燭斗牛分野小字又問呼阿黑詎王家處仲卿其亞休放誕人笞罵蕭疎粉墨營邱畫更雕鑱漸臺威斗鄴宮銅瓦不值一錢疇惜汝醉倚

江樓獨夜月照到寄奴山下故國十年歸不得舊田園總被寒潮打思鄉淚浩盈把一味橫霸亦足雄跨一時

萬馬齊瘖蒲牢吼此迦陵題珂雪詞語然直似先生自品其詞吾恐升六尙謙讓未遑也其後疊云耳熱杯闌無限感目送塞鴻歸盡又眼底羣公袞袞其年胸中不知吞幾許雲夢下云作達放顛無不可勸臨淄月傅當筵粉城柝沸夜烏緊悲極憤極如聞其聲

其年送王正子之襄陽賀新郎一闋前疊云立馬

和君說到襄陽為予先問隆中諸葛往日英雄潮打盡怪煞怒濤崩雪今古恨總多於髮再問大堤諸女伴白銅鞮可有閒風月誰彈向楚天瑟兩問奇絕可謂目無一世

閑情之作非其年所長然振筆寫去吐棄一切閒襍泛話不求工而自工才大者固無所不可也如桂殿秋云凝情低琢年時句人在東風二月初菩薩蠻彈琴云促柱鼓瀟湘風吹羅帶長蝶戀花促坐云猶自眉峰煙不定避人奩內添宮餅又跳索云蠶絲扶定相思子下云對漾紅繩低復起明月光中亂

捲。瀟。湘。水匿笑佳人聲不止。檀奴小絆花陰裏。又爐圍云。小院綠熊鋪褥厚。玉梅花下交三九下云。招入繡屏閒寫久。斜送橫波。郎莫衣單否。袖裏任郎沾。寶獸。雕。龍。手。壓。描。鸞。手。又滑來云。立久。微。聞。輕。歎。息。春。陰。簾。外。天。如。墨。換巢鸞鳳云。飄盡楊。花。雨。偏肥。摘。來。梅。子。春。先。瘦。石州慢閨夏云。起。來。慵。繡。將。泉戲瀉園荷。憐他葉嫩纔如掌。珠。滑。不。成。圓。卻。添。人。閒。想。齊天樂紀夢云。迴腸千縷。總些個。情懷舊時。言。語。賀新郎和竹逸江村遇伎之作云。我有紅綃無窮淚。彈與多情灼灼。悔。則。悔。當。初。輕。諾。十。載。雲。英。還。未。嫁。訴

傷心撥盡琵琶索似此皆低回哀怨情致纏綿惟雲郎合沓詞未免俚褻

或問其年竹垞一時兩雄不知置之宋人中可匹誰氏余曰此不可相提並論也陳朱才力極富求之宋名家亦不多覯而論其所造則去宋賢甚遠宋賢得其正陳朱得其偏宋賢得其精陳朱得其粗自詞有陳朱而古意全失矣

近人懾於陳朱之名以為　國朝冠冕不知陳朱不過偏至之詣有志於古者尚宜取法乎上烏絲載酒聊存之以備一體可也乃知讀書不可無才

尤不可無識。

善爲詞者。貴久而愈新。不妨俟知音於千載後。陳朱之詞。佳處一覽了然。不能根柢於風騷。局面雖大。規模終隘也。

二李詞絕相類。大約皆規模南宋。羽翼竹垞者。符曾較雅正。而才氣則分虎爲勝。

符曾詞。如好事近（秦淮燈船）云。五十五船舊事。聽白頭人語。高陽臺（過拂水山莊感事）云。一篷東風斜陽淡壓荒煙。踏莎行（金陵）云。遊人休弔六朝春。百年中有傷心處。勝國之感。妙於淡處描寫。情味最永。

分虎釣船笛云。曾去釣江湖。腥涙黏天無際。淺岸平沙自好。算無如鄉里。從今只住鴨兒邊。遠或泛苕水三十六陂。秋到宿萬荷花裏。別有感喟。於朱希眞五篇外自樹一幟。

萬紅友香膽詞。頗多別調。語欠雅馴。音律亦多不協處。與所著詞律竟如出兩人手。眞不可解。

白雨齋詞話卷第三

白雨齋詞話卷第四

丹徒陳廷焯亦峰著

厲樊榭詞。幽香冷豔。如萬花谷中。雜以芳蘭在國朝詞人中。可謂超然獨絕者矣。論者謂其沐浴於白石梅溪。（徐紫珊語）此亦皮相之見。大抵其年錫鬯太鴻三人。負其才力。皆欲於宋賢外。別開天地。而不知宋賢範圍。必不可越。陳朱固非正聲。樊榭亦屬別調。

樊榭詞。拔幟於陳朱之外。窈曲幽深。自是高境。然其幽深處。在貌而不在骨。絕非從楚騷來。故色澤

甚饒。而沈厚之味。終不足也。

樊榭措詞最雅。學者循是以求深厚。則去姜史不遠矣。

樊榭國香慢素蘭云。月中何限怨。念王孫草綠。孤負空香。冰絲初弄。清夜應訴悲涼。玉斲相思。一點算除是連理唐昌。閙堦簷成夢。白鳳梳翎。寫影雲窗。聲調清越。是其本色。亦是其所長。

樊榭百字令七月夜過七里灘云。萬籟生山。一星在水。鶴夢疑重續。拏音遙去。西巖漁父初宿。無一字不清儁。下云。林淨藏煙。峰危限月。帆影搖空綠。隨風飄蕩

白雲還臥深谷。鍊字鍊句。歸於純雅。此境亦未易到也。

余最愛樊榭謁金門七月既望湖上雨後作云。凭畫檻。雨洗秋濃人淡。隔水殘霞明冉冉。小山三四點。艇子幾時同汎。待折荷花臨鑑。日日綠盤疏粉豔。西風無處減。中有怨情。意味便厚。否則無病呻吟。亦可不必。

樊榭玉漏遲永康病中夜雨感懷云。病與秋爭。葉葉碧梧聲顫。濕鼓山城。暗數更穿入。溪雲千片。燈暈翦似曾認我。茂陵心眼。此詞似周草窗。而騷情雅意更覺

過之

樊榭亦精於造句。如齊天樂云。將花插帽向第一峰頭倚空長嘯高陽臺云。秘翠分峰凝花出土憶舊遊云。遡溪流雲去樹約風來山翦秋眉下云。又送蕭蕭響盡平沙霜信吹上僧衣憑高一聲彈指天地入斜曛齊天樂秋聲云。微吟漸怯訝籬豆花間雨篩時節獨自開門滿庭都是月念奴嬌云。起坐不離雲鳥外倒影山無重數柳寺移陰葑田拖碧花氣涼於雨詩成猶未遠蟬吟破秋句下云。月逗離聲前浦結云。水葓搖曳煙路桃源憶故人螢云。

殘月剛移桐屋一箇牆陰綠似此之類。自其外著者觀之。居然一樂笑翁矣。

太倉諸王皆工詞。漢舒尤爲傑出。次則小山。小山工爲綺語。才不高而情勝。措語亦自婉雅。無綺羅惡態。

小山詞。如病容扶起淡黃時。又燕子尋人巷口斜陽。記不眞。又一雙紅豆寄相思。遠帆點點春江路。又畫屏離思遠。羅袖淚痕濃。又一雙燕子夕陽中。莫銜殘鬢影。吹向落花風。又燈微屏背影。淚暗枕留痕。又小園春雨過。扶病問殘春。又眼波低翦篆

綠風。又一彎愁思駐螺峯。皆情詞淒婉。晏歐之流亞也。

漢舒自是作手。惜其享年不永。未盡所長。其筆分甚高。如琵琶仙秋日遊金陵黃氏廢園云。秋士心情。况遇著客裏西風落葉。惆悵側帽行來。隔溪景清絕。沒半點空香似夢。只幾簇野花誰折。莎雨寒幽石。煙荒淡驚蝶飛歇。試問取舊日繁華。有餅爐漿翁尙能說。道是廿年彈指。竟風光全別。眞不信尋常亭榭也例逐滄桑棋劫。何怪宋苑陳宮。荒蛄弔月。感慨蒼茫。結四語尤妙。他手每每倒說。意味轉薄。

作詞貴於悲鬱中見忠厚。悲怨而激烈。其人非窮則天。漢舒詞如浮生皆夢。可憐此夢偏惡。又云。看取西去斜陽也如客意不肯多躭擱沈痛廹烈便成詞讖。香雪所以不永年也。

閑情之作。竹垞幾於仙矣。文友則妖也。香雪居二者之間。讀香雪詞。去取不可不慎。如踏莎行云。落燈天似晚秋寒病春人臥銷魂處。又云。夢中尋夢幾時醒小橋流水東風路。滿江紅云。拂砌風輕鶯作態穿簾雨細花無恙。又云。鬭草心慵垂手立兒鞵夢好低頭想（永叔倚闌無緒更兜鞵淺俗語耳似此則婉雅矣）又云。檻

外紅新花有信鏡中黄淡入微恙又云。夢短易添清晝倦書長慣費黄昏想又云。架上牛衣紅淚在夢中鸞信青天杳又云。風榻茶煙秋病思月簾花氣春愁料此類皆麗而有則。正不必讓小長蘆。香雪蘭陵王一闋。句句從對面寫來。直至結處云。這般情景怎教我不念著一筆叫醒。戛然而止。用筆亦有龍跳虎臥之奇。

陸南薌白蕉詞四卷。全祖南宋。自是雅音。但無宋人之深厚。不耐久諷也。

南薌賣花聲後疊云。昨夢碧峰疑楚館叢祠覺來

心事阿誰知三十六鱗遲寄與空疊烏絲此詞絕沈婉眞得南宋人消息惜不多見

板橋詞頗多握拳透爪之處然卻有魄力惜乎其未純也若再加以浩瀚之氣便可亞於迦陵

板橋賀新郎（徐青藤草書）云半生未掛朝衫領狠秋風青衿剝去禿頭光頸只有文章書畫筆無古無今獨逞幷無復自家門徑拔取金刀眉目割破頭顱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間病痛快之極不免張眉努目

板橋金陵十二首瑕瑜互見惟胭脂井一篇用筆

最勝。余獨愛其滿江紅二句云。碧葉傷心亡國柳。紅牆墮淚南朝廟。凄涼哀怨。爲金陵懷古佳句。

其年詞。沈雄悲壯。是本來力量如此。又加以身世之感。故涉筆便作驚雷怒濤。所少者深厚之致耳。

板橋心餘。末落筆時。先有意爲劉蔣。金剛努目。正是力量歉處。

板橋詩境頗高。間有與杜陵暗合處。詞則已落下乘矣。然畢竟尚有氣魄。尚可支持。心餘則力弱氣粗。竟有支撐不住之勢。後人爲詞。學板橋不已。復學心餘。愈趨愈下。弊將何極耶。

江研南詞取法南宋頗有一二神解處南薌所得在貌研南所得在神吾終不以貌易神也研南詞如只有東風依依分綠上楊柳又柳影云誤了閒人也曾描出春前怨苑雅幽怨視少游碧山幾於化矣琢春詞在國朝不甚顯然識者當相賞於風塵外也

研南八聲甘州久客揚州追思湖上清游之樂凄然有作云記蘇堤芳草翠輕柔柳絲拂簾鉤趁花風吹帽扶藜買醉正好清游日落亂山銜紫墻影挂中流喚櫂穿波去月滿船頭不料嬉春散後對白雲揖別煙水都愁

數那家池閣曾嘯碧天秋到而今歸期未穩夢六橋飛滿舊鳧鷗更初轉猛驚間處卻在揚州極寫清游之樂便覺揚州俗塵可厭煙花三月下揚州後不可無此冷水澆背之作

江賓谷詞亦得南宋人遺意雖未臻深厚卻與淺俗者迥別

研南學南宋合者得其神理賓谷學南宋合者得其意趣皆出陸南薌之右而皆未能深厚

張喆士當時頗以詩詞名然其於詩太淺太薄直似門外漢詞則規模樂笑翁間有合處板橋詩勝

於詞。四科則詞勝於詩。各取其長可也。

江橙里詞淸遠而蘊藉。沈沃田稱其劌鉥肝腎。磨濯心志。苦心孤詣。以爲詞可謂難矣。然余觀練溪漁唱。句琢字鍊。歸於純雅。只是不能深厚。蓋知學南宋。而不得其本原。本原何在沈鬱之謂也不本本諸風騷焉得沈鬱。國朝詞家。多犯此病。故驟覽之。居然姜史復生。深求之。皆姜史之糟粕。惟陳迦陵兕吼熊啼。悍然不顧。雖非正聲。不得謂非豪傑士。

旭東玉漏遲云。似草春懷又破。東風吹徧書劍。天涯去後。何處覓。試香庭院。簾半捲。怕聽杏梁雙燕。

寄慨處。婉雅幽怨。頗近西麓。

旭東木蘭花慢（秋帆和樊榭）結數語云。空懸離愁渺渺。任西風送客。自年年。畫出瀟湘數點。依稀沒入蒼煙。空濛寂歷。橙里自非樊榭匹。而此詞殊不減也。

史位存詞寓纖穠於閒雅之中。流逸韻於楷墨之外。才力不逮陳朱。而雅麗紆徐。亦陳朱所不及。眞陳朱勁敵也。

其年詞最雄麗。竹垞則清麗。樊榭則幽麗。璞函則穠麗。位存則雅麗。皆一代豔才。位存稍得其正。而才氣微減。

位存一萼紅桃花夫人廟云。楚江邊舊苔痕玉座靈跡自何年。香冷虛壇。塵生寶靨。千秋難釋煩冤。指芳叢飄殘淸淚。爲一生顏色悞嬋娟。恩怨前朝。興亡閒夢。回首淒然。似此傷心能幾。歎詩人一例輕薄流傳。雨颯雲昏。無言有恨。凭欄罷鼓神絃。更休題章臺何處。伴湘波花木暗啼鵑。惆悵明璫翠羽。斷礎荒煙。淸虛騷雅。用意忠厚。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適形其輕薄耳。位存詞如團扇先秋生薄怨。小池風不斷。神似溫韋語。然非其中眞有怨情。不能如此沈至。故知沈

鬱二字。不可强求也。

位存宋桑子云。淚滴寒花漸漸逢人說鬢華悲感語說得和緩。便覺意味深長。南溪詞云舊識僧徒與酒徒年來多半疏亦無叫囂惡習然尙遜此和緩

位存臺城路云。登臨倦了只一點愁心尙留芳草斗酒新豐而今慙愧說年少所詠亦淺顯在目而措語卻深婉可諷。

位存滿江紅云。更不推辭花下酒最難消受黃昏雨此種語。自是衝口而出。卻非天人兼到者不能。

位存詞極淒婉。又極雅潔。短調如千蝶帳深縈夢

苦倦拈紅豆調鷓鴣又十二金堂小闌干偏沒箇留儂處又說與今年小樓中第一夜聽春雨又蕭蕭瑟瑟到天明蟋蟀聲中燈一點又人去月痕消皆極精妙長調如晴色漸黦梅柳風和雪忽又闌珊春情遠千回萬轉才肯到人間又二十四橋邊醉年時明月又沾暮雨只有楊花繫歸心不關芳草曲折哀婉不必板學南宋而意境亦勝

任淡存詞措語婉妙味亦雋永可爲位存之亞遂佺之匹朱雲翔字遂佺元和人有蝶夢詞同時張龍威亦以詞名然有枝而不物之弊不及任朱也

朱春橋竹垞太史族孫也。其詞亦頗近秀水。而才力不逮

過春山湘雲遺稿二卷。徜徉山水。綿邈無際。其筆意之騷雅。別於位存。近於樊榭。吳竹嶼稱其詞如雪藕冰桃。沁人醉夢。百餘年來。此調不復見矣。湘雲詞每讀一過。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讀之既久。其味彌長。同時朱春橋。吳苟叔。朱秋潭。江聖言。汪對琴諸君。皆以詞名東南。然無出湘雲右者。湘雲詞如幾點萍香鷗夢穩。柳棉吹盡春波冷。又回首桃源仙路迥。一聲欸乃川光暝。又數盡落花

無語黃昏。雙燕還來。又香乍熱。簟微寒。魂銷似去年。又秋聲吹不盡。長笛月明中。又指點江山斜陽一片下平楚。又雙槳趁潮平。載取江雲歸去。皆令人尋味不盡。

湘雲詞。如小雨啼花。深煙怨柳。又金椀生苔。漆燈無焰。又但山鬼吟秋。杜鵑啼雨。回首宮斜。白楊深夜語。此類皆淒警特絕。

湘雲倦尋芳過廢圃見牡丹盛開有感云。絮迷蝶徑。苔上鶯簾。庭院愁滿。寂寞春光還到。玉闌干畔。怨綠空餘清露泣。倦紅欲倩東風浼。聽枝頭有哀音淒楚。舊巢

雙燕。漫竚立瑤臺路杳。月佩雲裳。已成消散。獨客天涯。心共粉香零亂。且盡花前今夕酒。洛陽春色。悤悤。換待重來。怕只有斷魂千片。及時勿失。自是有心人語。

湘雲西子妝後半闋云。佳期誤落盡梅花。寂寞誰爲主。玉琴彈破碧天寒。問東風鶴歸何處。重尋舊址。漫贏得蒼煙冷語。黯銷魂。入夜啼鵑更苦。清虛中亦復騷雅。湘雲所以爲高。

其年竹垞才力雄矣。而意境未厚。位存湘雲。韻味長矣。而氣魄不大。詞之爲道。正未易言精也。

汪對琴琵琶仙（金閶晚泊）一章。有議論。有感慨。有識力。淵淵作金石聲。可爲春華閣詞壓卷。詞云。斜日揚舲。堞樓下。一帶荒涼吳苑。珠幌猶薇何鄉。秋空片雲。卷風漸急。橫塘乍渡。便穿入虎山西崦。野草低迷。寒鴉下上。渾是淒怨。看胥口波面。靈旗未輸爾鴟夷。五湖遠。無限亂山銜碧。閃煙檣斜展。排多少荒臺廢館。只望中破楚門鍵。料得遙夜鐘聲。夢回難遣。

吳竹嶼曇香閣詞。如水木之清華。雲嵐之秀潤。高者亦湘雲流亞。

竹嶼詞如一點相思誰與寄羅襟留得東風淚逼近小山又賣花聲云楊柳小灣頭煙水悠悠歸心空望白蘋洲只有春江知我意依舊東流情詞宛轉不求高而自合於古

竹嶼祝英臺近和王沚庵蘋花水閣聽雨憶山中舊游云石玲瓏花匼匝池館翠陰密蘋末風來雨意正蕭瑟起數語淡淡布置點綴入妙下云夢裏寒山跳珠濺千尺亦甚超遠

風流婉雅是竹嶼本色吳中七子璞函而外固當首屈一指

蔣心餘詞。氣粗力弱。每有支撐不來處。匪獨不及迦陵。亦去板橋甚遠。

銅絃詞惟浮香舍小飲四章。廿八歲初度兩章。爲全集完善之作。雖不免於叫囂。精神卻團聚。意境又極沈痛。可以步武板橋。如云越霞吳霜篷背飽。奈年來王事都靡鹽藉竿木。尚能舞。又十載中鉤吞不下。趁波濤忍住喉間鯁。嘔不出漸成癭。激昂嗚咽。天地爲之變色。

趙璞函詞。措語穠至。用筆淸處。規模亦甚宏遠。可與竹垞樊榭。並驅爭先。

璞函詞穠豔。是其本色。然能規橅古人。不離分寸。故雅而不晦。麗而有則。視國初名家。正不多讓。璞函臺城路(張麗華祠)云。璧樹飛。蟬袿裳化蝶。欲問故宮無路。殘鐘幾度。只遺曲猶傳。隔江商女。囘首雷塘暮鴉啼。更苦音調悽惋。措辭大雅。所謂麗而有則。又桃葉渡云(前調)烏衣巷口。斜陽冷。尋常更無飛燕。又云。明月多情。素光猶似。照團扇。淡淡著。筆情味自饒。(此詞後半闋韋入邪思不免佻薄)又咏蘆花云(淒涼犯)西風乍捲。便鷗鷺飛來不見。又云。幾度思持贈。囘首天涯。白雲空藐。又秋柳云(臺城路)長亭古道。莫更問當

時燕昏鶯曉又秋草云前調不見王孫夕陽空記舊
行蹟又云塞北秋深江南日暮一帶傷心寒碧憑
高望極又斷雨零煙幾重遮隔獨立蒼茫舊袍青
淚濕均於淒感中見筆力規模南宋似又勝於張
仲舉

璞函河傳云東風日暮雨瀟瀟魂銷人歸紅板橋
又云酒初醒夢將成愁聽紗窗啼曉鶯淒秀之詞
味亦深永似五代人手筆

璞函豔詞情最深味最濃筆力卻絕遒與竹垞分
道揚鑣各有千古

豔詞至竹垞。仙骨珊珊。正如姑射神人。無一點人間煙火氣。璞函則如麗娟玉環。一流人物。偶墮人間。亦非凡豔。此兩家豔詞之別也。

璞函憶少年云。重尋已無路。吠雲中仙犬。又云。幾點春山橫遠岸。也難比翠眉痕淺。東風落紅豆悵相思空徧。仙乎仙乎。絕非凡豔。又霓裳中序第一云。遲高望極。但暮雲芳草。凝碧人何處。瑤華信杳迢遞亂山驛。又云。越羅紅淚拭。道別後休思此夕今應是梨花門掩。燕子伴岑寂。思深意苦。筆致迥與人殊。

贈妓之詞。亦以雅爲貴。余最愛璞函綺羅香云。渾已換。欸柳心情猶未滅。咒桃眉嫵又云。選婿窗邊可憶斷魂柔路。縱尊前不鼓琵琶。算青衫也無乾處。淋漓曲折。一往情深。較古人贈妓之作。高出數倍。

璞函祝英臺近八章。遣詞閒雅。用筆沈至。豔詞中運以絕大筆力。眞千年絕調也。竹垞洞仙歌後。又闢一境矣。

璞函而後。作者日盛。而愈趨愈下。芝田朱澤生情波。鄭溎鑫槎。林番鍾蕢漁。沈起鳳間有可觀。餘則競尙新聲。

務窮纖巧。幾忘卻此中甘苦。惟毘陵二張。溯厥本源。獨求風騷門徑。不必學南宋。而意境自合。詞之不滅者。二張力也。

賁漁鬲溪梅令云。小專山下水溶溶。記相逢。欲採蘋花可惜過東風。午橋煙雨濃。不如歸去夢簾櫳。小樓東。留得欄杆一半月明中。夜涼花影重。此詞絕婉麗。得南唐二主之遺。又謁金門云。夢裏玉人樓遠近。燕歸花氣冷。亦逼近五代。不襲南宋人陳迹。

蠡槎玉樓春云。今宵有酒爲君斟。明日晝橋春共

遠語婉情深令人心醉若酣酣子之雲破窮陰纖月逗會須重醉當壚酒調蝶戀花秋日湖上作則一片傷心溢於言外矣西泠酒民有酬酬詞鈔一卷

黃仲則竹眠詞鄙俚淺俗不類其詩詞選附錄一首尚見作意餘無足觀矣

張皋文詞選一編掃靡曼之浮音接風騷之真脈附錄一卷簡擇尤精洵有如鄭掄元所云後之選者必不遺此數章具冠古之識者亦何嫌自負哉

皋文水調歌頭五章既沈鬱又疎快最是高境陳朱雖工詞究曾到此地步否不得以其非專門名

家少之如首章云難道春花開落又是春風來去便了卻韶華花外春來路芳草不曾遮次章云招手海邊鷗鳥看我胸中雲夢蔕芥近如何楚越等閒耳肝膽有風波三章云珠簾捲春曉胡蝶忽飛來遊絲飛絮無緒亂點碧雲斂腸斷江南春思黏著天涯殘夢賸有首重回銀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羅帷卷明月入似人開一尊屬月起舞流影入誰懷迎得一鉤月到送得三更月去鶯燕不相猜但莫凭闌久風露濕蒼苔四章云今日非昨日明日復何如竭來眞悔何事不讀十年書爲問東風

吹老幾度楓江蘭徑千里轉平蕪寂寞斜陽外渺
渺正愁余千古意君知否只斯須名山料理身後
也算古人愚一夜庭前綠遍三月雨中紅透天地
入吾廬容易眾芳歇莫聽子規呼五章云長鑱白
木柄斷破一庭寒三枝兩枝生綠位置小窗前要
使花顏四面和著草心千朶向我十分妍何必蘭
與菊生意總欣然曉來風夜來雨晚來煙是他釀
就春色又斷送流年便欲誅茆江上只怕空林衰
草憔悴不堪憐歌罷且更酌與子遶花間熬腸鬱
思若斷仍連全自風騷變出

張翰風詞飛行絕迹不逮皐文而宛轉纏綿處時復過之眞皐文伯仲也余最愛其菩薩蠻云橫塘日日風吹雨隔簾卻望江南路胡蝶慣輕盈風前魂屢驚闌干人似玉黛影分窗綠斜日照屏山相思羅袖寒眞不減飛卿語又碧藕折蓮絲夢輕君未知亦極淒麗

萬事萬理有盛必有衰而於極衰之時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滅詞盛於宋亡於明　國初諸老具復古之才惜於本原所在未能窮究乾嘉以還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張出而溯其源流辨

別眞僞。至蒿庵而規模大定。而詞賴以存矣。盛衰之感。殊係人思。獨詞也乎哉。

左仲甫詞。逸情雲上。愈唱愈高。如南浦（夜尋琵琶亭）云。何處離聲刮起。撥琵琶千載。騰空亭。是江湖倦客。飄零商婦。於此盪精靈。下云。我是無家張儉。萬里走。江城一例。蒼茫弔古。向荻花楓葉。又傷心。只琵琶響斷。魚龍寂寞。不曾醒。極沈鬱。又極跳盪。又浪淘沙（裹花片投涪江歌以送之）下半闋云。鄉夢不曾休。惹甚閒愁。忠州過了又涪州。擲與巴江流到海。切莫回頭。精警奇肆。言外有無窮幽怨。

惲子居阮郎歸畫蝴蝶六首俱見新意余尤愛其次章云少年白騎放驕憨踏青三月三歸來未到捉紅蠶化蛾眞不甘江橘葉一分含那防仙姬探雙雙鳳子出花龕蒳兒風太酣哀感頑豔古今絕唱又三章云輕須薄翼不禁風教花扶著儂一枝又逐月痕空都來幾日中會有伴去無蹤闌前種豆紅蜜官隊裏且從容問心同不同情深意遠不襲溫韋姜史之貌而與之化矣

李申耆菩薩蠻云複袖錦鴛鴦經年繡一雙郎屈子好修以爲常意又不爲見時難忍扶羅袖看何

其淒怨又花氣泛紅螺橫飛出繭蛾冷豔幽香奇情異采又不覺月痕西下簾霜滿衣傷所遇之不偶也此類眞可繼武飛卿

金應珹賀新涼詠螢云風雨黃昏庭院黑照沈沈蛙夢渾無迹下半闋云景華宮裏音塵絕悵秋風洛陽古樹青燐堆血白鳥如雷羞難盡慘慘陰陵妖碧又恐到清霜時節小扇輕羅無人惜更銀屏翠幙深深隔笑熠燿近牆隙寄託甚深漢苑飄苔而後又成絕響矣

金朗甫學於皋文詞選附錄七首意遠態濃婉而

多諷。相見歡三章尤爲絕唱。

鄭掄元字橋詞。思深意苦。深得中仙之妙。如綠意殘荷云。眼底紅芳嫁盡。但枯葦歷亂。堪訴愁苦。卷向熏風。圻向西風。消受斜陽無數。曉來清露憐儂甚。正無奈盤心。非故只看他鉛淚難收。瀉向一池煙雨。直是碧山化境。得之於詞學衰微之候。益令我嗟歎不已。

掄元高陽臺柳云。平蕪一片斜陽影。問韶光何處句留。下云。儂心化作天涯絮。怕重來錯認簾鉤。便拌他過了殘春。又是殘秋。又前調秋海棠云。江南昨

夜霜華滿算蕭蕭蘭徑都付芳塵倚畫雕闌殷勤誰伴黃昏斷腸賸得娉婷影斂嬌紅欲上羅裙又甘州云悵夫容已老西風不管獨自沈吟可惜斷紅雙臉只是淚痕深下云看亭皐落葉片片是秋心怕天涯幾經搖落向雪關風渡更難禁哀怨纏綿碧山之深厚玉田之清雅兩得之矣

吳穀人古詩駢文皆未臻高境轉不若試帖律賦之工惟詞則淸和雅正秀色有餘出古詩駢文之右

詞欲雅而正故　國初自秀水後大半效法南宋

而得其形似。穀人先生天生一枝大雅之筆。益以才藻。合者可亞於樊榭。微嫌才氣稍遜。

穀人詞如月華清後半云。不怨美人遲暮。怨水遠山遙。夢來都阻。翠被香消。莫話青鴛前度。賸醉魂一片迷離。繞不了天涯紅樹。誰語。正高樓橫笛數聲清苦。此類亦居然草窗矣。

金匱二楊。蓉裳荔裳。工為綺語。高者亦不過吳蘭次徐電發之亞。不足語於大雅。

楊伯夔當時盛負詞名。與吳江郭祥伯。仿表聖詩品例撰詞品二十四則。傳播藝林。然兩君於詞皆

屬最下乘。匪獨不及陳朱。亦去董文友王小山遠甚。而世顧津津稱之何也

頗伽詞尤多惡劣語。如小桃如綺。命短東風裏。又昔日結如心。今日心如結。心裏重重疊疊愁愁裏山重疊。又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斜。雲又遮。聽也聽也。聽不到一曲琵琶。又丁字簾前有個丁娘妻斷之類。似又出二楊之下。

頗伽豔體。惟憶少年結句云。當時已依約。況夢中尋路。頗似竹垞手筆。集中不可多得。又好事近云。猶認墮釵聲。響卻梧桐葉落。措語甚雅。亦頗伽詞

中罕見者

白雨齋詞話卷弟四